

复杂性视角下《雷雨》人物形象解读

■ 路 晶 诸定国

【摘要】《雷雨》人物形象研读缺少复杂性分析。《雷雨》是复杂性作品，复杂性是哲学上的认识论、方法论。《雷雨》中人物具有复杂性，其复杂性体现在人物冲突、关系、性格与功能。《雷雨》人物形象的研读，需要立足作品与人物的复杂性，并运用复杂性思维与复杂性方法。

【关键词】复杂性 《雷雨》 人物形象 鲁大海

人物形象解读是《雷雨》整本书阅读及其入选教材部分（周朴园与鲁侍萍重逢）的教学重点。实践中对人物形象分析存在片面、浅化的贴标签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我们需要从复杂性视角分析剧中人物形象。复杂性理论强调“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反对“把现实的复杂性约化为一种隐藏的简单性”。^[1]这对阅读教学很有启发，解读复杂性作品需要有这种复杂性意识，并以之作为方法与工具。《雷雨》教学之人物形象分析，确实存在“把现实的复杂性约化为一种隐藏的简单性”的倾向，确实把作品当作“被简化的事物”，如划阶级、分立场、贴标签等。

一、人物冲突的复杂性

“戏剧性来自人的意志冲突，普通的说法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戏’。”^[2]戏剧冲突本质上是人的冲突，人是最关键元素。“来自人的意志冲突”大致可分两类：人与外界的冲突——人与他人、社会环境产生冲突；个人内部精神世界的冲突。两类冲突《雷雨》均有体现。一段时间内，教学以阶级论来统领《雷雨》的矛盾，无产者与资本家、奴仆与主子之间阶级对立，成为人物冲突解读的重点甚至全部。如此，既不能客观回答“周朴园对鲁侍萍有没有真情？他的怀念到底有几分

真情？”这类问题，也不能解释繁漪、周萍、周冲与周朴园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解释前三者之间的冲突，不能解释鲁贵存在的意义。

人物冲突的复杂性体现之一是八个人中每两个人都存在外部冲突；如果增加第三个人，则会有更多的外部冲突。这在侍萍四凤母女、繁漪周冲母子间也概莫能外。起初，周冲将暗恋对象告诉母亲，繁漪也支持他（含其他动机）。后来周冲得知真相决定退出，繁漪气急败坏：“（忽然，气愤）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像我，你——你简直是条死猪！”这已是骂骂，没有做母亲的风度。外在冲突在母子间如此激烈，遑论其他人物。

周朴园对鲁侍萍有几分真情，周萍对繁漪是否有真情，第二幕中鲁侍萍为何一步步暗示周朴园——自己就是三十年前的侍萍，又为何动情发出“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的心灵呼唤……这种冲突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下结论，因为关涉人物内在冲突。《雷雨》中每个人都有内在冲突，有的内在冲突还说不清楚，不能简单用“是”与“非”下判断。譬如周朴园、繁漪、侍萍、周萍、四凤，他们内心的冲突极其复杂。侍萍坚决反对女儿在公馆帮佣，反对与公子恋爱。但得知四凤俩人的孽情真相、结果，

她竟然有悖伦理，反常地希望他俩出走，“最好越走越远，不要回头，今天离开，你们无论生死，永远也不许见我”。这种内在冲突是极复杂、极震撼的，瞬间塑造出“我的苦说不出”的母亲形象。

人物冲突形成复线结构：主线之外，又有众多副线；明线之外，又有许多暗线。复线还处于变化之中：这一幕中，此为主线、明线，彼为副线、暗线；另一幕中，主副、明暗线又发生变化。多条线索、众多变化有机交织，形成复杂性建构，多元互动推动情节向着复杂方向发展。任何一条线索、一个情节缺失都会影响建构。撇开阶级冲突不谈，复线结构有机整合了三组秘密而隐蔽的私情：三十年前周朴园与侍萍、三年前繁漪与周萍、三个月前周萍与四凤。这个维度所涉人物矛盾冲突更为复杂。

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研读人物形象的关键。作品人物关系可以梳理出三重。

1. 阶级关系。周家和鲁家，主与仆，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阶层关系分明。阶级、阶层关系分明，并不等于人物自身明确这种对立。意识强烈者是周朴园、鲁大海。有意识者，侍萍可算一个，她的意识源于自身遭遇。其他形象，如四凤、周冲、周萍，很难说有这种意识，甚至在淡化、消弭这种意识。正是这多种的态度，没有将人物阵营化、脸谱化，而呈胶着状态，更增复杂性与艺术性。

2. 血缘关系。由周朴园、鲁侍萍的两段恋情与婚姻，七个人物形成复杂血缘关联，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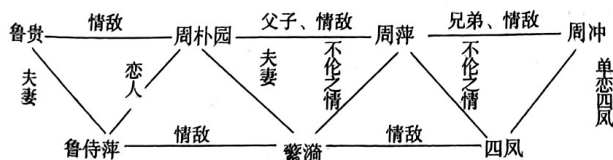


图1 《雷雨》中人物复杂的三角关系图

3. 情感关系。每两个人之间都存在常态的爱与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是主角的四凤，却成为众人关系的焦点，如图2。这种两两之间、任何两人对第三人的矛盾情感，体现人物情感关系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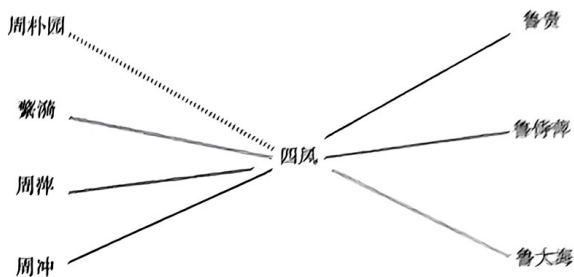


图2 《雷雨》中各人对待四凤的情感态度图

存在如上三类情形，人物关系复杂性为其他剧作所不具有。他剧人物群像可以清晰划分为阵营，立场、关系、情感泾渭分明。《雷雨》人物形象解读必须要正视这种复杂性。

三、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八个人物都具有典型性与独特性，每个形象都性格复杂，具有极端的矛盾化的统一。

传统观点认为鲁大海形象略显单薄。作品问世不久，李健吾在1935年8月25日《大公报》上发文：“作者或许想把鲁大海写成一个新式的英雄，但是因为生活的关系，往往停留在表皮，打不进人物内心存在。”^[3]1993年，在征得曹禺本人同意后，导演王晓鹰排演《雷雨》时删掉鲁大海。曹禺认为：“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4]这说明《雷雨》问世60年间，对鲁大海一直存在片面认识。李健吾“新式英雄”说，曹禺“最嫩”“最不成熟”说，确切中肯。但“停留在表皮，打不进人物内心存在”之评不恰当，“嫩”“不成熟”也并不等于性格不丰富、不复杂，更不等于没有意义。对此二论及王晓鹰之举不敢苟同。鲁大海的性格丰富而复杂。一是表现在阶级立场。“他立场坚定，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粗犷直爽……但是他年轻

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简单生硬,不讲究斗争方法,所以,他上董事长的当。”^[5]一分为二的分析本身就证明有复杂性。他性格的复杂,还体现在对自己的队伍、同伴认识不足,被同伴所舍弃。工人阶级内讧、分裂,写出了深度,真实而有意义。二是对不同人态度不一样。了解周朴园罪恶发家史,对他斗争毫不妥协。从内心里鄙视鲁贵。对四凤,既恨她入公馆帮佣,又关心她的未来。三是富有人情味的态度转变。被周萍当众“重重打了两个嘴巴”,堪称大辱;但了解他与四凤困境后,鲁大海竟同意、支持,甚至逼迫四凤跟他走,还把手枪还给他。四是存在浓厚封建思想。他对周冲说“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认为四凤“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洗衣服,做饭,捡煤渣”,“上学,念书,嫁给一个阔人当太太,那是一个小姐的梦!这些在我们穷人连想都想不起的”。这是他落后的一面。

至于周朴园、繁漪等,性格复杂、矛盾对立处普遍存在。对周朴园,众说纷纭、各持见解。樊功莉与陆炜认为,他是“最丰满的人物”,是一个“威严的家长”,同时也是“受气的丈夫”,“他对妻子并不冷漠,他要治好妻子的病,恢复正常的夫妻关系”。^[6]钱谷融认为,作者将周朴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揭示出来了,这唤起钱谷融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审美感受。周朴园这个形象因复杂性而成功。“文学的对象,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7]解读也应关注“复杂性”。

四、人物功能的复杂性

《雷雨》人物形象具有多重功能。

戏剧人物参与情节与矛盾冲突的建构。戏剧与小说都是叙事作品。不同的是,小说有特定叙述者,戏剧没有叙述者;与小说故事具有同样功能的戏剧情节只能由剧中形象完成叙述,叙述方式也有别于小说。剧中人物承担叙述任

务,形象功能变得复杂。

小说可以由一个人完成叙述,戏剧必须由两个(以上)剧中人物完成叙述,即每一个形象都参与叙事。戏剧人物的叙述功能各不相同。第四幕后半场是高潮,也是结局,其冲突叙事由所有形象完成,每一个形象所承担的叙述功能不一样。鲁侍萍已知全部信息,为女儿四凤、儿子周萍考虑,故意逃避矛盾;繁漪已知部分信息,为报复周萍,故意激化矛盾,竭力挑明矛盾;周朴园只知另一部分信息(他与繁漪各知部分信息,两者不重合不交叉,合起来是完整的信息),出于忏悔与对繁漪的不满等多方面原因,揭示鲁侍萍真实身份,并让周萍认母。而这,必然对大部分信息(特别是萍、凤为同母异父的兄妹)不了解的周萍、四凤,在得知真相后感到耻辱,无颜活在世上。剧中人物完成叙事,有小说所不具备的效果——对剧中人的震撼更强烈,如周朴园揭示侍萍身份。

小说叙述功能、目的可以显性,也可以隐性,视创作目的与叙述风格而定;而剧中人进行叙述,一直是隐性的——人物并不知道其承担着叙述情节与矛盾冲突的功能,也不知道叙述目的,更不会像小说人物叙述者一样,站出来进行评论。对《雷雨》第四幕结尾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是信息全知者鲁侍萍也不知道矛盾冲突会往哪个方面转变。

戏剧人物形象承担着调节叙述节奏、控制话题与矛盾的作用。重逢一场戏中,鲁侍萍有“哦。——老爷没有事了?”“老爷,没有事了?(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两句近乎完全一样的台词,就有调节节奏、控制话题与揭示矛盾的作用。这样的台词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人们还习惯将作品中人物分为服务于主题的形象与服务于结构连接的功能型人物。后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中长篇小说与其他戏剧中比

较常见。李小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哈姆莱特》）即属此类。他们因情节需要或出现或消失，不具有参与主题建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雷雨》八个人物都参与主题建构。缺少任何一个形象，作品主题都不完整，所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受到限制。

鲁大海出场六次，次数确实不多，台词也不多，但删去会使作品艺术价值大缩水。鲁大海有其独特功能与作用。一是作为底层受压迫者，特别是工人代表与正义代表方面的作用，无人替代。剧中指向丑恶、恶劣的东西，都是由鲁大海骂出的。他是正义的化身与发声者。没有他，受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只有鲁侍萍、四凤，她们代表妥协、“认命”，这组形象就会单一化。其存在是剧中人物形象多元、复杂的体现。二是加强冲突强度与力度，丰富戏剧色彩。在第二幕中与周朴园、周萍的冲突，第三幕中与鲁贵、周冲、周萍的冲突，第四幕与周萍的冲突，强度与力度都很大，对抗性都很强。没有他，戏剧冲突的强度、震撼力都会受到影响。三是丰富冲突内容。与鲁贵的冲突，迥异于四凤、侍萍对鲁贵的态度。他与每一个人的冲突，类型是不一样的。全剧只有他显示粗犷，体现阳刚。曹禺将繁漪与鲁大海归为一类性格，“不是恨便是爱；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8]。爱憎分明上两人有相似之处，但风格又大不相同：鲁大海粗莽刚烈，繁漪强悍阴鸷。鲁大海的存在，使得戏剧风格、戏剧色彩多样而丰富。四是鲁大海的存在，能够在冲突中更好地展现其他角色的性格。有了他，周朴园开枪镇压工人的狠毒、稳住罢工代表拖延时间的欺骗、收买其他代表的阴险等，恶行与恶品才得以暴露。鲁贵趾高气扬，对待萍、四凤颐指气使，骂鲁大海“杂种”。鲁大海掏出枪来，鲁贵吓成一摊泥，连连道歉。

鲁贵这种卑劣面貌只有在与鲁大海的冲突中才能展现。同样，周萍向他一步步吐露心声，而这不可能在四凤、繁漪、周冲乃至鲁侍萍面前吐露的。

陈思和说：“《雷雨》是一部谁也说不清的作品。一部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体现人性的极其丰富，人性太丰富就说不清楚，正因为说不清楚，它才成为一部说不尽的伟大的艺术作品。”^[9]“说不清”“极丰富”正是《雷雨》矛盾冲突、结构线索与人物关系、性格及功能复杂性的体现。阅读具有复杂性的“说不清”“极丰富”的《雷雨》，特别是解读人物形象，需要正视作品本身的复杂性，也需要有复杂性思维与复杂性方法。

参考文献：

- [1] 陈一壮. 试论复杂性理论的精髓[J]. 哲学研究, 2005(6).
 - [2] 董健, 马俊山. 戏剧艺术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67.
 - [3] 郭宏安, 编. 李健吾批评文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8: 84.
 - [4] 王晓鹰. 曹禺与一出没有鲁大海的《雷雨》[J]. 艺术评论, 2013(12).
 - [5] 王兴平, 刘思久, 陆文璧. 曹禺研究专集: 上[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 686.
 - [6] 樊功莉, 陆炜. 《雷雨》中最丰满的人物: 周朴园的再解读[J]. 戏剧, 2019(5).
 - [7] 钱谷融. 钱谷融文集: 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4.
 - [8] 曹禺. 雷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
 - [9] 陈思和. 细读《雷雨》: 现代文学名作细读之三[J]. 南方文坛, 2003(5).
-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211200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211200)